

56553

:5

客座贅語卷七目錄

海忠介公

東橋先生友誼

子新字

曾大父釋盜

天上見龍

馬文璧竹枝詞

姚叙卿先生

畫品補遺

夢徵

水異

崔老數學

鐵塔寺

永慶寺

書品補遺

自草墓志

吳公擇婿



仲衡厚德 二則

家居進士為考試官

先賢著述

金陵人金陵諸志

南京諸志

吳小仙

楊公文鑒

生殯

黃許二老人

丹丘隱德

白塔

王襄敏公不易居

劉清惠公軼事

少治先生里居

水田詩句

南都舊日宴集

金陵諸臺

辛水東流

神敬貴人

路傍甲士

南都諸醫

守吉奇治

艾千戶

報恩寺塔

異僧

掘地得古鏹斗

巡城

輿馬

俗侈

女肆

玄武靈籤

籠竈

產怪

白兔白猿白鼠

紅鷺

烏龍潭

盧苑馬

讀書五色筆

盛仲交

小九華

梁八老

欽天監為順天府丞

沈侍御

王奇

王元吉

王顯

李疑

客座贅語卷七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七

海忠介公

遜園居士輯

橫塘漁父批

海忠介公為南右都御史風猷肅然與李敏肅公管
察事秉公持正即權貴關白畧不少徇留都清議因
之愈重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
廉家屋極壯麗憚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
物索舊敝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徹樂

之風公每出行所至人必擁輿左右聚觀之婦人童孺咸嚙呼鼓儻卽司馬溫公之入汴不是過也其初來涖任止攜二竹筴簪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嘗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幃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後薨於位以如是人品乃一給事中從史一督學御史以枉後惠文彈之嗟乎坐烏臺中呵佛罵祖者豈獨一張商英哉

東橋先生友誼

王逢元子新父南原公韋與東橋先生友視子新猶

子也南原公逝子新一日答庄戶邂逅致死子新懼夜攜其妻叩先生之門告曰吾遘人命事將遠遜以吾妻累叔父先生曰毋遽爾我爲若解之秉燭作書數函亟遣人投於當事者比天明已得從輕發落矣公愛子新之才廳事書室中屏幃必子新之詩與字或問公何偏愛子新乃爾先生曰不然子新詩才實高其書真度越流輩耳蓋欲爲之延譽也又人有丐先生文者先生輒命以其潤筆物送子新而子新多狹邪游得卽費諸倡家赤貧如故先生雖知之終弗

倦也。余內舅少冶王公爲先生門下士，親爲余言如此。

子新字

東橋先生寄子新過秦樓詞云：虎卧天門，龍騰鳳閣，書法王家原妙。畫爛衣襟，磨乾池水，透得舊來關竅。更狂僧醉聖，探奇掇雋，從橫顛倒。愛青年方盛，高名歛起，萬人稱好。嘆拙手勉強挑戈，依稀撥鐙，那識就中天巧。欲取金丹，并攜洛賦，子細從君論討。只恐揮毫遲留，迅疾肘腕，不禁衰老。判千金買紙如山，倩

渠長掃，又跋其所書蘭亭卷云：吾國王子新英年適起，遂擅海內書名。或者議其真書稍肥，余謂莊重沉着，脫去佻巧，獨得鍾王遺法，賞愛爲極。其爲之標譽如此。

曾大父釋盜

曾大父方竹府君嘗冬月夜起庭中，便旋仰面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匍匐不敢起。府君頰視之，鄰家子也，慰撫之曰：爾雖貧，柰何爲此。爾第歸質明來，當有以濟爾。劫日密與其人錢粟去，終不

為人言後病易箒時呼先大父與伯祖戒之曰人不
勤苦自立一旦饑寒迫身斯為所不可為者有矣如
吾所遇鄰家子是也因具言其事徵其姓名卒不答
曰爾輩第臆為戒可耳何用知若人此與王闢之澠
水燕談曹州于令儀事正同

天上見龍

沈頤貞先生名九思舉嘉靖癸卯鄉試上公車日其
父蚤起送之行至北門橋唱經樓口見空中有龍夭
矯而行頭角鱗鬣分明畢見懼而潛於道傍屋簷下

須其過乃出時以為瑞已而頤貞卒於京邸龍乃咎
徵曾見占候書李衛公望江南云凡出行遇水族蛇
虺之屬多不吉此非其類耶

馬文璧竹枝詞

楊廉夫西湖竹枝詞一卷所載名士甚多中載馬琬
字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
皆其天姿之所出也其竹枝詞曰湖頭女兒二十多
春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
歌頗見婉麗此亦金陵詞人之一也惜它作不多得

耳

姚叙卿先生

姚叙卿先生年二十餘舉嘉靖丙辰進士官太守再出以事忤江陵意罷歸優游里中垂三十年以詩文書法自娛所著有錦石山房稿其文不事谿刻而清真恬淡類其爲人詩亦與文埒字結構師歐陽詢勁媚適雋家富而工賞鑒所儲古畫鼎彝之類甚夥屋室花石雅致獨絕一代之偉人也嘉靖乙卯先大夫與先生同補博士弟子余以通家子侍先生最蒙賞

譽嘗爲詩贈余以貢赴試闕下今猶藏之笥中

畫品補遺

金陵瑣事載國朝金陵畫品備矣然尚有數人焉宋臣字子忠號二水善畫山水人物遠宗馬遠李唐近效戴進吳偉極妙臨摹元宋名筆皆能亂真載圖繪寶鑑又有朱希文者善畫梅花與林旭同時見陳中丞鎬金陵人物志陳別駕綱號遲宜子善畫蒲桃其配金夫人善水墨畫所作蕃馬峭勁如生萬曆中王元燿者以貲郎官四川藩幕善畫從文氏父子入門

後學郭熙巨然倪迂等皆有其家法鑒畫亦有獨見
舊院妓馬守真號湘蘭工畫蘭清逸有致名聞海外
暹羅國使者亦知購其畫扇藏之

夢徵

先大夫萬曆甲戌赴試正月初一日抵徐州旅舍夢
一人手持數錢禱於神曰六個錢作狀元覺而意之
必已中二甲前其六人前乃狀元也已中會試第四
十名而孫公繼臯第三十三名爲狀元相去恰六人
其巧合如此

水異

萬曆戊申夏大雨駢作江水汜濫從來所未有也張
韞甫爲余言鼓樓旁有園丁以簞蓬苫靛綱一日偶
揭視之見靛上有一龍蟠曲之跡鱗甲爪鬣纖悉畢
具又江上有漁人遙望水面一葦席浮至近視之上
有小兒坐木車中生可數月耳葦席下羣蛇蜿蜒蟠
結負之漁人遂收此兒育爲已子

崔老數學

嘉隆中老學究崔自均者焦太史先生之親也善起

觀梅數多奇中焦鏡川大尹當歲考時問以名次崔占之曰某日出案則第二人如出某日則第一矣已而果第一詢之則某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後方置諸首也先大夫庚午秋闈後往扣之甫入門值崔送客出已入向先大夫曰得毋爲科第事來乎不必占吾已得公數矣必中無疑第名次在榜後耳先大夫中一百三十名不知崔所挾何術也

鐵塔寺

鐵塔寺劉宋名延祚寺宋之正覺寺也王荆公嘗於

寺西作書院有軒名籀龍法堂西小室爲宋高宗元懿太子勇攢宮金陵志稱建炎三年三月苗劉兵變四月高宗復位幸江寧府駐神霄宮改江寧爲建康府六月立勇爲太子偶宮人持金爐誤墜於地太子得驚疾遂不起高宗立斬宮人權厝於寺按此所紀甚詳明太子固以疾薨也劉後村詩細認苔間字方知鑄塔時不因兵廢壞似有物扶持古殿人開少深窻日上遲僧言明受事相對各攢眉蓋野史載張魏公因苗劉僞立太子事并其乳母生瘞之高宗晚年

羅景綸印
羅大經

無子深以爲憾。有寧死不用張浚之語。夫史明載高宗反正一月後。方冊明受爲太子矣。立而又何爲殺之。且兵變在臨安。非建康也。乘輿反正。冊立東朝太子。稚幼無知。魏公何忍爲此。羅景綸鶴林玉露載之。甚具信乎。其爲齊東野人之語矣。

永慶寺

永慶寺有磚塔五級。相傳爲梁永慶公主所造。考前志俱不載。元人金陵新志第載永慶禪院耳。而于紀烏龍潭下注云。在永慶寺前。其專名之爲寺。不知自

何時。梵刹志云。國初徐都督增壽重建。請賜額。此寺所由名也。人言寺基舊廣甚。西至今京都旗手大倉。東至北門橋。又云。倉中有石碑。今不知所在。寺南有謝公墩。正在冶城北。爲李太白所咏處。

書品補遺

瑣事載金陵前輩書法亦有遺者。國初劉中翰。理子素孫良三世。能書。皆官中書舍人。羅參議麟。明敏善書。劉千戶蒼。能爲趙松雪書。沈休齋鍾書。遒勁盈尺。竟壁無傾斜。朱參議貞。幼工楷法。晚變爲行。益妙。

陳自菴欽字工人多珍愛之黃珍書學徐九峯能亂
真陳別駕鋼號遲宜子書法褚河南所摹蘭亭奕奕
有致又嘗書小詩於牡丹花玉簪花瓣子太史沂手
背而爲冊至今猶存王太守可大行書法趙松雪大
數寸者尤佳余有所書陶詩一幅風神適勁上逼古
人今世不多見也朱太守音行書師鐵門限圓媚流
麗翩翩動人李明府登行書學聖教序結構不失小
篆學嶧山碑于鍾鼎文尤妙說者以爲豐南禺之後
一人

自草墓志

自草墓志示不求於人自盧苑馬璧黃吏部甲楊太
學希淳外如王僉憲麟年八十三王太守可大年七
十九皆自草志而太守之銘文尤爲奇偉許奉常毅
亦自草行述至劉清惠公又預求王公廷相作墓銘
此公慣作此出塵外事也

吳公擇婿

周約菴尚書父衛軍也家於交石吳尚書之側開小
酒肆尚書十許歲時赴塾師常過吳交石尚書門吳

公目而器之。因許妻以女。一日召其飲。坐上果有藕。杏。吳公出對句云。緣荷方得藕。周公應聲云。有杏不須梅。坐客盡驚。吳公常語其夫人曰。此子名位後當勝我。已而果然。

○仲衡厚德

丁仲衡璿有長厚名。舉永樂甲申進士官。至都御史。為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邏者來報聞公失。今獲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時禁盜。竄者死。寧亡吾。不。忍其死也。張嘆。

曰。公仁人也。因薦起為御史。

仲衡為御史。巡陝右。時有行人被酒入察院。侮罵臬司。皆不平。謂公宜劾奏之。公曰。是醉耳。不足校也。明日行人果詣公謝。臬人悠然服其量。

家居進士為考試官

陶希文舉正統丙辰進士。以親老耳疾。遂辭歸不仕。然嘗應天順己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於時士大夫不拘。見任家居者。皆得為考試官。皇甫錄。皇明紀畧云。楊少卿以服闋主浙江鄉試。陽明先生。

客居齋言 卷七
爲刑部主事以病痊入京爲山東聘主鄉試當時事
例固與今復異矣後言官有論劾楊與王者遂廢

先賢著述

金陵前輩多有著述今類堙滅不恒遘見矣暇常摘
其尤著者記之其嘉靖以來後裔尚有存稿不悉贅
也湯叅將胤勳有東谷集蔣樵林主孝有務本齋詩
樵林摘稿蔣慎齋主忠有慎齋稿金陵紀勝續貂小
稿詩法鈎玄陶進士元素有萬竹山房稿史雋華山
雜著張文僖益有文僖公集倪文僖謙有玉堂稿上

谷稿歸田稿南宮稿遼海編金太守潤有靜虛稿南
山十秀集心學探微子司寇紳有雪心稿青瑣獻納
稿江西巡視稿王公濬有嘉遯子集吳進士理有石
居遺稿童尚書軒有清風亭稿枕肱集海嶽涓埃論
蜀稿籌邊錄夢徵錄沈僉事琮有休齋稿朱參議貞
有息軒稿徐公遠有居學齋集王參議徽有辣齋稿
史疑引笑集丁太守鏞有石崖集金竹溪銀有竹溪
集蔣侍御誼有經緯文衡續宋論紀行錄石屋閒鈔
吹呖餘音愍翁新錄姚太守黼有休齋集任憲僉彥

常有克齋稿沈憲副鍾有休翁詩集思古齋文集倪
文毅岳有清溪漫稿董學博宣有青田雜錄吳尚書
文度有交石稿賀友菊確有友菊詩集李僉事旻有
容菴稿金都憲澤有容菴集李知府昊有坦拙稿謫
居集徐參議瑤有石林稿王吏部鑾有西冶遺稿陳
都憲鎬有矩菴漫稿陳學憲欽有自菴集海山聯句
集王太僕韋有南原家藏集金太守賢有春秋紀愚
春秋或問黃長史琮有宗說求志稿行義稿楚征日
錄青田稿謫游稿郟城稿嶺南日課續課東歸稿乞
養堂稿顧尚書璘有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浮湘
稿山中集息園集憑几集登衡小記劉尚書麟有清
惠公集顧副憲璪有寒松齋集陳太史沂有翰林志
誨似錄游名山錄晤言詩談拘虛集維楨錄畜德錄
存疾錄詢芻錄語怪錄善謔錄梁尚書材有端肅公
奏議許山人陞有嘉會齋稿徐山人霖有端居咏遠
游紀北行稿皖游錄古杭清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
詩文類選中原音韻注什續書史會要謝山人承舉
有采毫錄東村稿西游稿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

湘中漫錄沈封君琪有雪厓詩王襄敏以旂有漕河撮稿督府稿奏議周襄敏金有上谷榆陽二稿徐王孫諒有居雲稿陳揮使鐸有雪香亭稿秋碧軒稿張揮使維有青藜閣稿余侍御光有古峯集史廷直忠金元玉琮有江南二隱稿李副使熙有尚友集明農稿張孝廉翊有元名臣言行錄宋臨奠錄顧居士源有玉露堂稿陳參岳鳳有大事記舟談感遇篇清華堂稿摘存欣慕編宛地梓羅太守鳳有延休堂漫錄高郡丞遠有飲虹稿張憲副鐸有秋渠詩司馬憲副

泰有蔭白堂稿百卷謝方伯少南有河垣稿謫台稿粵臺稿胡太史汝嘉有沁南稿王太守可大有三山彙稿三山續稿國憲家猷陳明府芹有鳳泉堂稿忠孝說義子野集沈侍御越有麓村詩草韓峯隨筆新亭漫稿澶淵雜著聞見雜錄春秋傳集解春秋分國便覽宋史詳節諸史撮抄三黨編藩鎮傳詞譜續集附餘金孝廉大車有子有集弟大輿有子坤集殷宗伯邁有逍遙訣山窻漫錄懲忿室慾二編閒雲館野語金山人鸞有徙倚軒集蕭爽齋詞集許奉常毅有

奉常稿歸田稿盧苑馬壁有治漳備忘錄關中集雨
山墨談客窻閒話東籬品彙李儀部逢暘楊太學希
淳有李楊二子遺稿廖工部文光有萬曆統天賦玄
夷集李明府登有冶城真寓稿姚太守汝循有錦石
山齋稿黃吏部甲有蟄南編年集李臨淮言恭有貝
葉齋稿青蓮閣稿余學士孟麟有學士集杜山人大
成有晞真集盛太學時泰有游吳雜記游燕雜記大
城山全集玄牘記劉學博士義有新知錄卜州守鏜
有三華館集鄭太守宣化有成趣園集宋僉憲存德
有鴻雪稿管檢校景有西浦稿向州守黌有二淮稿
李經歷曉有賓柳亭稿丁學博璽有希山吟王隱君
可立有詩集小程史引睡集羅主簿燾有淵泉集何
參知汝健有竹素園稿子參知湛之有疎園集侍御
淳之有足園集方山人登有半蒼軒稿盛文學敏畊
有軒居集殷郡丞康有雲樓稿陳京兆時伸有百篇
詩倪明府民悅有江上稿葛文學如龍有竹護齋集
陳文學弘世有延之詩集

金陵人金陵諸志

陳太史沂有南畿志應天府志徐髯仙子仁有南京志劉雨有江寧縣志李明府登有上元縣志江寧縣志焦太史竑有京學志陳太史沂有金陵世紀金陵圖考焦太史竑有金陵舊事周文學暉有金陵瑣事續金陵瑣事二續金陵瑣事王隱君可立有建業風俗記陳中丞鎬有金陵人物志陳參議鳳有欣慕編王太守可大有金陵名山記陳太史沂有獻花岩志金山人鑿有棲霞寺志盛太學時泰有金陵泉品方山香茅宇志大城山志祈澤寺志牛首山八志僧海湛有雨花臺志

南京諸志

其不係本地人所著者則南部吏部志戶部志禮部志兵部志刑部志工部志通政司志太常寺志南雍志舊京詞林志光祿寺志船政志船政新書江防考後湖志金陵玄觀志金陵梵刹志

吳小仙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岸一言不合輒投研而去成化中成國公延至幕下

以小仙呼之。因以爲號。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詭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上嘆曰。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罔驩。而豪客競集妓。餌之。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百戶。賜畫狀元印章。逾數年。偉稱疾歸居秦淮之東涯。武宗卽位。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子山從遺命。葬於金陵。

楊公文鑒

衡水裁菴楊公督南畿學政。評文知其人之通塞。壽夭無不奇中。所刻崇雅錄。中士子多爲時聞人。癸卯試。瞿文懿公文拔第一。以爲必中解元。及開榜日。人以試錄報公。迎而諭之曰。若勿言。解元是瞿某否。荅曰。不也。公愕然曰。然則尤瑛耶。荅曰。然後以次占之。多不爽。次年報會試者。至南京。公時飲於許奉常家。

亦先使人謂報者曰。會元非瞿某則勿報。曰。瞿某也。公大喜。連舉大白。亡算。嘗試應天。見李种卷。拔置前列。而語之曰。若文多孳斂。似胸中有悲苦事。种對曰。赴試時適喪耦。考童生首取趙衢。以其塵無夫里之布文。獨諳典則。故後再試。閱其卷。對之顰蹙。曰。汝筆何甚蹇滯。恐終身不可望科目矣。趙後僅廩於庠。卒奪精壹鬱以死。至今學士輩猶多口公軼事。稱而慕之。後督學房寰。至始舉公名。宦祀於學官。

生殯

史癡翁常預出生殯。已襍賓客中。步送出南門。一時傳爲奇事。萬曆中。齊府一宗人倣而爲之。治喪七日。賓客往弔。命其婢妾號哭。慟者賞之以金。不則詈而撻之。曰。我在爾。尚不哭。矧異日身後邪。殯日極儀物之盛。已自乘筍輿。隨其後而觀之。雖事出不經。要之達生玩世。異乎世之老病而諱言死亡者矣。

黃許二老人

無錫黃鴻臚仁卿家於金陵。年九十猶健。飲噉對客。拜起如壯年。御女無虛夕。至九十六而終。人問其致。

壽之道弗吝。第聞其烹煉秋石名曰龍虎霞雪丹。日服五分而已。公爲顧尚書汝學之姻。疑傳其術者也。幼醫許北林年八十餘矣。上樓躡屐如飛。侍妾數人。余嘗問聞翁有素女之術。然乎。答曰無之。第數日不一泄。則目昏耳鳴。百節脹痛。必一御女始小挺耳。意所稟。腎氣殊異於人。故老而健。房室若此。或曰渠自有它術。秘不肯言。

丹丘隱德

王隱君可立人稱丹丘先生。西冶吏部之幼子也。少

有高韻。爲諸生謝去。翛然塵外。家有小園在下街口。蒔花木自娛。客至焚香煮茗。清言相賞。度無客或自以左右手藏闔。雙陸決勝負爲笑樂。視人之貴富。漠如也。視己之貧窶。泊如也。同母兄官太守。富厚一無所干求。布衣蒲履。快然自足。兄死。其猶子以杉板一副奉之。公曰。吾自有具矣。卻不受。縉雲鄭太常汝璧署京兆事。聞其賢。請爲鄉飲賓。不得已。一往後不再。赴人謂有賀友。菊之風年九十而終。七十後猶手書。所纂小程史諸書數十卷。字細如蟲足。蠅頭性好。詭

客居書言 卷七
語冷而趣遙爲士流所賞而御子弟嚴嗃嗃終日至
今稱其家法焉

白塔

筮橋街北去有小白塔峙於中衢俗傳 國初瘞張
士誠於下或云士誠之將帥也按此地 在元爲龍翔
寺基塔卽其寺中物近庠士陳中正者重葺之累甃
爲屋障塔前閱所度佛像中有鑄字爲龍翔寺者乃
知俗傳之謬矣

王襄敏公不易居

王襄敏公以旂家在聚寶門外小市西去馴象門里
許屋宇朴隘居之自若也爲都憲時每過家必引避
小市口路曰此皆吾鄰居父老子弟爲貿易者吾不
忍以車前三騶妨其務也鄰有老人與封翁善公幼
以伯父呼之旣貴猶不改後有謂其郊居不便勸市
羊市橋北徐宅者公一目卽報罷同年趙大尹守問
其故公曰此府第也門廳廣大必常得青衣者數人
守之吾一老書生安能辦此矧兒輩邪卒老舊居中
其門廳僅如中人家

劉清惠公軼事

劉清惠公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定陶大尹趙公守家已而其參政者突至不知其爲劉公也頗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參政問揖者爲誰荅曰南坦公也參政大慙沮時參政之輿從赫奕甚且相見不爲禮故也大尹之子爲余言又尚書少從大尹父官千戶名經者授舉子業故與大尹善來則烹牛肚麵筋炊飯待之公所好如此

少冶先生里居

少冶先生自罷珠厓郡歸閉戶讀書門無襍賓士大夫有過訪者纔一報謁而已年七十餘猶畜少艾間賦詩寫字與二三親友共賞度每花發盆盎中必招客飲飲中好說古詩奇句或古僻事奇人爲令嘲謔相錯風流文雅人謂有東橋先生之風如是者十許年如一日衣必華整四邊以紅紫黃綠帶綠飾之香氣拂人高自位置意不輕可一世以是得簡貴聲然公及見弘正間前輩風檢其深居簡出自重而不輕

與人猶是舊時矩度。在今日恐凝滯不可行矣。

水田詩句

揚水田先生名成舉進士官至四川叅政工詩惜傳世者少嘗憶其佳句云燈影細搖牕外月雞聲忽報屋頭霜楚楚有致歸田後一夕病中賦得白石清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自知不起遂敕析家政而物年僅五十有八公與劉南坦公皆受業於千戶趙經先生之門趙先生武弁而攻毛詩精舉子業出其門者多名士有僚友欲聽其講孟子先生必正衣冠據席而談先生子守亦舉於鄉官縣令

南都舊日宴集

外舅少冶公嘗言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請吃飯至巳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卓一張殺止四大盤四隅四小菜不設菓酒用二大盃輪飲桌中置一大碗注水滌盃更斟送次客曰汕碗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卓及殺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始先日用一帖帖濶一寸三四分長

可五寸不書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卓殺如前再後十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三摺長五六寸濶二寸方書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果殺七八器亦已刻入席申末卽去至正德嘉靖間乃有設樂及勞厨人之事矣

金陵諸臺

六朝以來諸臺今惟昭明太子讀書臺在鍾山之上雲光雨花臺在聚寶門外越王臺在馴象門內小市口宋元嘉鳳皇臺在驍騎倉南上瓦官寺或有云在

城外新亭今石子埕者謬周孝侯讀書臺在武定橋東麟蛇倉後郭文舉讀書臺在冶城今太一殿其遺址此皆灼然可據者若晉之衛玠臺在新亭南齊之九日臺在鍾山梁之望耕臺在秦淮北岸皆不可考矣

辛水東流

少橋張封公居北門橋之豆巷嘗語余三十年前有一堪輿謂之曰君宅後之河自西而東所謂一彎辛水向東流也此地宜出狀元時人以封公子享之美

秀而文意驗在此久之焦澹園先生移居其對門至萬曆己丑大魁天下其言乃驗而孚之亦舉乙未進士官至長蘆鹽運使

神敬貴人

顧東橋尚書未第時年十七八家有事蚤起禱於城隍之神甫至廟門有一軍人驚問曰是顧相公邪曰然曰公異日必作尚書矣公怪問之軍人曰吾因赴小教場操演起太蚤假寐於此聞廟內有人傳呼掃除庭內曰顧尚書來吾候之惟公至故云然公謝其

人入廟禱祠常以此自負後卒官大司寇乃知世之顯貴名德人卽鬼神亦爲禮異也

路傍甲士

萬曆乙酉八月十七日萬壽聖節時督學房御史寰勅諸生赴禮部拜牌予時在洪武街舊居偕張韞甫雇輿往北歸方五鼓月明如晝余在輿中假寐韞甫輿前行過供應機房路轉入珍珠橋地多葦池蔬圃韞甫見路側無數甲士跪伏於道若有所俟者韞甫悸噤不敢出聲翌日爲余言之不知此何祥也

南都諸醫

南都在正嘉間醫多名家。乃其技各顯一門。無相奪者。如楊守吉之爲傷寒醫。李氏姚氏之爲產醫。周氏之爲婦人醫。曾氏之爲襍症醫。白騾李氏刁氏范氏之爲瘍醫。孟氏之爲小兒醫。樊氏之爲接骨醫。鍾氏之爲口齒醫。袁氏之爲眼醫。自名其家。其人多篤實純謹。有士君子之行。常服青布曳襪。繫小皂。絛頂圓帽。着白皮靴。出入多步行。間用驢騾。或用轎。止黑油藤板者。如閭左婦人所乘耳。有召者必詢爲某病。非所治。則謝不往。不似今之大小內外雜症兼習也。

守吉奇治

余母氏外家謝五老夫婦病感冒月餘矣。飲食不可下。纔屬口。輒嘔噦。衆醫皆以死法棄去。一日楊偶過其門。邀入診之。曰。無傷也。病久已去。久不飲食。腹枵矣。小進食。虻蟻上爭噉。胸次攪繞作惡耳。試頓食之。當勿藥而愈。家人羣駭其說。然度無可柰何。姑從之。遂以冷茶投粥中。頓與人二大盃。初尚作嘔。已漸喜。食已。沉睡。覺而霍然起矣。又一人病羸瘦委頓甚。

客座齋言 卷七
百方不效。求楊診之。楊曰：若病非藥所能愈。第於五更向煮牛肉肆中。候其初熟。揭鍋蓋時。若以口鼻向鍋傍。吸取其氣。久之。取其牛肉汁一碗。飲之。數日可愈矣。從之。果然。楊它治多類此。

艾千戶

監前西倉巷有艾老者。衛千夫長也。年至當告替。一子年十六七。而脣上有贅瘤。初如豆。已漸長。寸許。觸之痛不可忍。父子相抱。終日啼。一日艾老往南門歸。至內橋途遇一道人賣藥者。試以子病語之。道人

曰：吾能治此。若家何許。旦當詣汝。告之。翌日道人果至。診其子曰：是不難。第愈時當謝我二金耳。艾老許諾。遂出囊中藥。以一青綫糝之。繫于瘤之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語艾老曰：病即愈矣。明日當具金謝我。翌日候之。不至。瘤如故。父子又相抱而啼。疑其給已病終。已不可為也。午飯時。其子方握匕。瘤若然墜。几上竟無所苦。候道人竟不至。其子以是年赴京襲職歸。

報恩寺塔

大報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覆蓮盆口廣二十丈六寸純用瑠璃爲之而頂以風磨銅精麗甲於今古中藏舍利時出繞塔而行常於震電晦冥夜見之白毫燭天自諸門涌出曼曼如彈指聲嘉靖庚申寺被火并其護塔廊毀之塔故無恙至萬曆庚子中其貫頂大木朽蝕者半金頂亦欹斜矣雪浪洪恩慨然謀正之身自募化凡得金數千架木易其貫頂之木又斥其餘貲修塔廊煥然頓還舊觀矣余嘗爲文記之無何爲其徒竭譖被逐而死於吳之平望叢林中至今爲之惋歎陳太史魯南琉璃塔記曰廣四十尋重屋九級高百丈外旋八面內繩四方似過其實而文甚奇麗可重也

異僧

雪浪修塔時所構鷹架與塔頂埒一方僧居雪浪座下善升高時天新雨僧着釘鞋登塔之第九層從門出反身以手援簷距躍而上至承露盤中衆人自下望之爲股栗而此僧往來旋轉捷若飛猱易如平地咸詫以爲神余弟羽王親見之余謂此僧者非脇有

客所書言 卷七
肉翅必膽大如斗或能壁飛要之彼法門中大有能
狡僧人酉陽雜俎言唐瓦官寺因無遮齋衆中有一
少年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鬚履膜皮猿挂鳥跂
捷若神鬼復建瓴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
身承其溜焉此人與此僧頗相似

掘地得古鏹斗

萬曆辛亥夏五月杏花村種地人於杏樹下掘得一
銅器大如巨碗三足有柄長可尺許友人沈不疑以
爲古欹血槃非也此正是古之鏹斗耳字書以鏹爲

溫器其制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蓋古之鼎烹大
鼎則卒難至熱故溫已冷之物一二人食則用鏹也
此地不知何緣埋此且在杏樹根下數尺餘得之又
非古墓兆亦奇事

巡城

舊時臺史之巡視五城者日行閭巷間地方有闕者
總甲卽執其人詣馬前咨之隨爲分割決遣而去正
德間吳交石公爲都御史各道御史於其私宅謁見
往往就所坐鄰家染坊中了城事又有胡州判者住

北門橋一御史與之善偶來拜坐其家有總甲執訟者就廳事中人決十板而去家伯祖爲余言之當時事體之簡易如此其後總甲不復途中咨稟惟開單詣御史所居宅呈治後又創造察院益爲嚴重視曩者事宜益不侔矣

輿馬

四友齋叢說中記前輩服官乘驢者在正嘉前乃常事不爲異也頃孫豕宰丕揚嘗對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日與同部進士騎驢拜客步行入部先伯祖亦

言隆慶初見南監廳堂官多步入衙門至有便衣步行入市買物者今則新甲科輿從舄奕長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籠肩輿腰扇固不出矣又景前溪中允爲南司業時家畜一牝羸乘之以升監旁觀者笑之亦不顧今卽幕屬小官絕無策騎者有之必且爲道傍所揶揄憶戊戌己亥間余在京師猶騎馬後壬寅入都則人人皆小輿無一騎馬者矣事隨時變此亦其一也

俗侈

南都在嘉隆間諸苦役重累破家傾產者不可勝紀而閭里尚多殷實人戶自條編之法行而雜徭之害杜自坊廂之法罷而應付之累止自大馬重紙之法除而寄養賠賤之禍蘇自編丁之法立而馬快船小甲之苦息然而民間物力反日益彫瘵不自聊者何也嘗求其故役累重時人家畏禍衣飾房屋婚嫁宴會務從儉約恐一或暴露必招扳累今則服舍違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是以用度日益華靡物力日益耗蠹且曩時人家尚多營殖之計如每歲

赴京販酒米販紗段販雜貨者必得厚息而歸今則往多折閱殆是造化默有裁抑盈虛之理故難偏論也

女肆

余猶及聞教坊司中在萬曆十年前房屋盛麗連街接弄幾無虢地長橋烟水清泚灣環碧楊紅藥參差映帶最為歌舞勝處時南院尚有十餘家西院亦有三四家倚門待客其後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為茂草舊院房屋半行拆毀近聞自葛祠部將回光寺改

置後益非其故矣。歌樓舞館化爲廢井，荒池俯仰不
過二十餘年間耳。淫房衰止，此是維風者所深幸。然
亦可爲民間財力虛羸之一驗也。

玄帝靈籤

北門橋有玄帝廟，相傳聖像乃南唐北城門樓
上所供者。後移像於今廟，廟有籤靈驗不可勝紀。人
竭誠祈之，往往洞人心腹之隱，與禍福之應如面語
者。余生平凡，有所靡不奇。中乙酉，余一四歲女偶病
祈之，報云小口陰人多病厄，定歸骸骨到荒丘。已而

果塲庚子，余病三月，祈之報以宜勿藥。候時四月，祈
之報云病宜增骨瘦，且如柴。已而果然。五月，祈之報
云而今漸有佳消息。是月病果小減。六月，祈之報云
枯木重榮。此月肌肉果復生，駸駸向平善矣。余嘗謂
帝之報我，其應如響。迄今不敢忘冥祐也。它友人祈
者尤多奇應。

鼃鼃

張韞甫言其鄰人噉飯時，有鼃鼃墮碗中，亟摘去之。
啖其飯，遂患腹痛，至不可忍。醫百方療之不效，不知

其爲寵畜毒也久之痛漸下至腎囊遂破從瘡中出
寵畜數枚豈墮碗時遂遺種邪此與宋人洗足海中
蛤精入踵事相類非徐才伯之神那能辨者

產怪

萬曆癸丑四月前叅將其某家一僕婦產巨卵五色
者一餘漸小至數十枚不知何故意必爲蛇所交而
成又一家僕妻產物如鱉嬰姍能行又穩婆劉氏爲
家人言曾遇婦人坐蓐產蝦蟆數十者今丁巳春下
關一婦產一夜叉二頭赤髮共身有聲口嚙人跳跟

欲上屋穩婆手掣之扼而死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人
之產物與牛馬之生人要之必有所因可臆而斷世
人以耳目所不習遂見爲怪耳程生馬馬生人物類
變嬗寧有極哉

白兔白猿白鼠

癸丑五月初七日雨後鎮江人徐某牛市寓中有一
白兔江夏星士汪應龍持來閱之毛白如雪眼赤紅
頗馴擾能出入人衣袖中亦奇物也徵所自得云自
天台山中有一洞洞有白物者五一猿一鸚鵡一

穿山甲一蜈蚣而蜈蚣尤奇身長尺餘脊之兩緣如真珠者櫛比晶瑩異常免為黃工部貞甫買去此中士人多為詩詠之

石礫金都閩流寓南都家有白猿一隻長可二尺許眼與面及胸皆赤色毛如雪而毳性頗馴不似它狙狢之躁動也時時閉目危坐似習禪定者金以銀六十兩易得之

余家淮水飲虹橋北河房為家僮所居中有白鼠若初生者僕輩時見之白物不必長年亦不必瑞世自有此種不足為異

紅鷺

王貢士忠徵官全椒學博夏日同知縣樊玉衡禱雨樊屬王詣壇釘桃椿倏見空中有如大紅鷺者飛甚迅盤旋王頂上頃大震雨遂霽乃知世所畫霆神脇有兩紅翅亦自有據也癸丑六月六日王之子履泰與余言于門樓中

烏龍潭

余友俞公仲茅曾同數友人泛舟於石城門內之烏

龍潭時日已暮矣舟在潭北忽見潭南水面有物浮出黑而長可數尺昂首望北而行水輒全涌舟中人驚呼之遂沒元金陵志言輿地志宋元嘉末有黑龍見玄武湖側今潭近湖疑卽當時所見之處按今潭去湖絕遠志又言潭在永慶寺之前今去寺亦相懸且在寺之後數里意元人修志者未嘗親履其地祇以所傳聞書之故多乖舛若此耳或又言今所云潭是舊湖地潭自在今京旗手大倉中有大池深澄有龍在內不知然否

盧苑馬

盧苑馬公璧舉嘉靖戊戌進士歷郡守至今官生平抱苦節宦歸行李蕭然室廬皆先世遺無所增置性好菊宅傍有園公手藝菊其中廣求異本至數百品躬搔柳灌溉之秋時花發召客宴賞累日自餘閉門晏坐間讀醫書訂藥品意泊如也余目中所睹士大夫清介此公爲首以子姓不甚顯人遂鮮知之者頃郡數舉鄉賢祀如此公竟不得與俎豆之列可爲浩歎

讀書五色筆

外父少冶公嘗謂余言先輩蔣公名浚上元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參議其少為諸生所居在下街口門有樓二間即公讀書處也後罷官歸猶讀書其上杜門掃軌人罕覲其面有通鑑綱目一部每閱一過即以一色筆圈誌之凡數閱五色皆備所批字畫精謹深可寶玩此不惟見前賢操履清貞矯矯人外即其終身學古無它者好亦當時醇樸寡欲之一端也沈韓峯侍御看綱目亦用五色筆前輩讀書用意大都爾爾今人鹵莽言之使人慨歎深

盛仲交

盛貢士時泰在慶曆間以才名噪一時楊用修王元美二先生皆與之友稱譽之博南為其所居蒼潤軒作記弇州贈詩有盛子來金陵醉眼天模糊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之句每有撰述伸紙落筆滾滾不休頃刻萬言可就紙盡則已否則更揮而足之詞意清曠磊落超軼絕塵真異材也善畫水墨竹石人謂有洋州眉山之風生平不問家人生產為子敏耕娶

婦妻沈孺人囑其勿它適。薄暮偶一友人過之，言將之城南某寺，仲交欣然偕往。比親迎，四覓仲交不可得。已閱數日，方歸。人問適從何處來，乾笑而已。其任達如此。

小九華

胡長白家武學右袁府巷，偶鋤後園地，忽鏗然有聲，異之。以手擘土，見一研山埋其下，出之長可尺許，高數寸，峯巒峭崿，森秀，紋如胡桃，色黝然，真几案之佳物也。長白以形類九華，因名小九華。如東坡先生仇知何時入土中。

梁八老

梁刺史名楹，楹之父曰梁八老，俠烈士也。刺史以嘉靖丙午舉于鄉，宴客召伶人爲劇，所食伶者糲也。伶于筵前發科，糲之八老怒，陰部署家人椎一豕烹之，炊粳米三斗爲飯，以二大甕酒佐之。賓退，扃戶呼伶前曰：來若何等人，卽噉糲，何不足若所，乃敢當筵訕。

我我今爲若具食而輩立噉盡否則斃汝鼠子言訖
左右持白挺者林立侍伶跪伏泣涕啾嚶請命久之
不解而八老最鍾愛其長女伶之黠者知之潛懇其
僕達于女女乃急呼八老入旣入而家人私以梯縱
伶升屋踉蹌遁去自是八老每讌諸伶廩廩亡敢或
偃蹇者

欽天監爲順天府丞

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歷官欽天監監正加順天
府丞公洞曉歷算占候之術嘗與唐荆川先生反復
辨難家有所著書數大冊皆言曆法今亡矣公恒言
候占星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數而已其光色星星不
同要須隔紙窻穿隙觀之一見其光便知爲某星自
不失一方可言占候耳此昔人論星所未及公孫元
舉萬曆乙未進士

沈侍御

前輩士大夫致政在林下者類杜門謝交游郡邑大
夫至終任多不識面曾聞沈侍御越罷官歸日坐樓
上寫書以三錢雞毛筆抄至數十百冊親友亦不數

相見汪公宗伊爲南部郎公按部日所薦官也執門
生禮候公辭不見立赤日中數刻僅一接之汪公歎
息而去其簡遠如此在今日則亦有不能遂其高者
矣後公當舉鄉賢汪公官大京兆以公門人引嫌不
敢申院遂中輟公論至今以爲闕典

王奇

王奇爲諸生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後以事被褫乃
以術游四方成化中來金陵三原王公在兵部方爲
權貴所忌屬奇書之奇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

衡乎已而果然吏部官欲黜二御史問其命奇曰命
豈宜問于公哉進退人材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
刑部逸重囚主者屬奇筮之遇恒之大過奇曰五爲
囚囹賊入矣其焉逃之計其獲日與時皆不爽聞者
皆色然駭陳指揮妻死將斂其女病問命于奇奇曰
女固亡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卽欲斂其必
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
奇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
州旣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其他奇中

尚多奇天台人無錫邵文莊公為傳其事

奇術

王元吉

方正學先生志元吉墓載其事曰元吉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元吉不為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邪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為然散去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為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守將閉門伏不出福壽憂不知所為元吉造門請見論事福壽起

問計答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福壽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自來執殺之也先失勢所自敗去元吉絕不以語人久之上得江淮即金陵為帝元吉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卒以布衣終奇計前似李穆之于宇文泰後似王文正之待趙元昊不讀書而闇

客座齋言 卷七 三十八
合奇士也

溪漁子

溪漁子王顯江寧人少脫略不拘讀書不肯帖帖諸生間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間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從之游者天台林右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于爲文張轂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於一世顯游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卽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驩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瞰指笑之以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顯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汗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呵之弗辭也後忽盡悔所爲買書數千卷伏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嘗曰漢無儒者唯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爲

奇人

李疑

宋太史濂李疑傳曰李疑者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
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
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
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
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許諾延坐汎室具
床褥爐竈居之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
手問所苦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衾席穢不可近

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
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
故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
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疑遂求
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誌其數而封識之數日
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
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
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
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

客座贅語
卷七
四十一
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
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為風露所感
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俾婦
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
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
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
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
真義士似杜環

客座贅語卷七終

客座贅語卷八目錄

名公像

科舉事例

儒學

皇城

吳媪

螺磯

鄺生

飲虹先生

司馬家婢

黃督學

仕路窄

賞鑒八則

藏書

督學察院

元御史臺

金陵垣局

王司寇

陳侍御

割肝

秋宇先生著述

黃蟄南父子

文臣賜第

修志

尹山人

陳廣平

孔復

四羽士

白野先生

侍御無茶具

耳環投水

金陵學校

祠先賢

青溪先賢祠

建康俗尚 十一則

南都詞林

訢慕編

許少張

吳八絕

鄉正

劉千戶

周汝衡

客座贅語卷八目錄終

周文謙

濼五

符少裴

南潛隨林

濼千尺

吳八蘇

符慕蘇

客座贅語卷八

遯園居士輯

大市酒人批

名公像

倪文僖公與子文毅公像俱方面大耳豐頤頰微髭鬚文毅尤為肥碩聞其曾孫翰儒言腰帶圍可容中人四軀也公無子里中傳文僖禱北岳其夫人姚夢岳神指捧香合童子曰以為爾子孕而生公故名岳言公隱官公會生子祝枝山野記亦言文毅願躬廣

頤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云而陳中丞人物志言。文僖雙目如電。體有四乳。祝或誤也。

王襄敏公廣額豐頤。而骨氣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紋五條。右頤有一黑子。音吐如鍾。

都督劉公璽。面巉削。無渥顏。聳肩如寒士。

楊水田公成。鐵面劍眉。凜不可犯。

陳太史公沂。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

邵僉憲公清。貌古神秀。其聲清遠。

徐子仁公霖。廣面長耳。美鬚髯。體貌偉異。老而豐潤。

行步如飛。稱曰髯仙。

謝野全公承舉。美鬚髯。行九人。稱曰髯九。

許奉常公穀。長頭面白。皙而圓。巨鼻微鬚。雙眼如碧。色八十時。狀如世畫老子。

王吏部公鑿。面白皙。骨峻。嶒清峭。兩眉如劍。直豎。微髭鬚。望之。義氣凜然。

殷宗伯公邁。面圓黃白色。微鬚。清靜之意可見。

姚太守公汝。循身可中。人面上員。下稍銳。白皙。小有鬚。向人多笑容。

余司成公孟麟目小而圓骨法清古耳高於眉下微銳

沈侍御公越修幹廣額氣韻高邁

盧苑馬公璧長身面如之黃色古而硬老矣多皺紋

王太守公可大修軀銳首面長尺白皙眉目疏朗微

髭鬚手掌如噀血長上短下聲如鍾

吳司寇公自新大軀方面白皙而紅微髭鬚豐頤目

光外現有威重

科舉事例

應天府鄉試

國初自府學生增廣生監生外如未

入流官吏武生醫生軍餘舍人匠之類皆得赴試皆

得取中如成化元年章玄應以留守左衛軍餘中第

八十七名四年謝崇德以內江人吏中第四十二名

十年王鑰以犧牲所軍餘中第二十三名十三年李

用文以武學生中第九名十六年喬衍以武學生中

第二十四名二十二年陳玉以沂州衛舍人中第十

七名楊俊以江陰衛軍中第八十五名弘治五年劉

麟以武學生中第七十五名齊貴以營繕所匠中第

客座齋言 卷八
九十一名。十一年史良佐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八十五名。十四年陳沂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四十八名。邵鏞以羽林右衛舍餘中第七十一名。劉弼以錦衣衛舍餘中第七十七名。十七年柴虞以驍騎右衛總旗中第八十九名。相傳兩畿額一百三十五名。其五名原爲雜流設也。自嘉靖以後遂不聞有中者。武生間亦考送入場。傳言不與膳錄果爾則亦非。聖朝立賢無方之意矣。又附學生入試。自弘治八年始。吾鄉顧尚書璘以附學生中第十四名應天試錄之。有附學生亦自此始也。

儒學

府學明德堂後舊是一高阜。土隆隆墳起。嘉靖初都御史陳鳳梧夷其阜。建尊經閣於上。未建閣之前。府學鄉試中者數多。景泰四年開科中式者二百人。而應天至二十九人。可謂極盛。自建閣後。逐年漸減。隆慶以來稀若晨星矣。萬曆乙酉丙戌間。太常少卿濟南周公繼署府篆。公雅善玄女宅。經謂儒學之文廟。坐乾向巽。開巽門而學門居左。屬震廟後明德堂堂。

後尊經閣高大主事廟門與學門二木皆受乾金之
剋陽宅以門為口氣生則福剋則禍於是以抽爻換
象補泄之法修之於學之坎位起高閣曰青雲樓高
於尊經以泄乾之金氣而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
二門之氣又於廟門前樹巨坊與學門之坊並峙以
益震巽之勢於離造聚星亭使震巽二木生火以發
文明之秀又以泮池河水不畜於下手造文德木橋
以止水之流修理甫畢公遷應天巡撫都御史學門
內舊有屏牆戊子冬公下檄拆去之曰去此明年大

魁必出此亡疑矣己丑焦公果應其占庚寅冬公遷
南戶侍面語予曰修學而一大魁余未敢言功也占
當出三元坊中樞字亭上星字篆文區之三口星上
之三圈皆寓三元之象君其識之乙未戊戌朱公與
余相繼登第人益以公之術為神頃年有議修學者
大京兆黃公博謀於眾余謂只宜循公之制不可輕
改其發科之多少蓋亦歲運利鈍所致不拘何宅皆
有之惟其宅本吉則宜靜聽以待吉之自會年年變
遷科科修改斷無此理時議者皆以余言為然京學

志載公修學事余特爲詳其所以告學者

皇城

萬曆中少宰李公廷機曾議修大內承天門樓余座師少宗伯葉公向高署工部事以質於大司馬郝公杰郝公以會典成化十六年有南京皇城内宮殿不許重修之例答之遂止而不行然余查萬曆初承天門損壞部題准修理工部主事黃正色等有勞人役俱叙功則皇城自舊例城牆之外亦有修理之事矣竊意唐重東都宋重西京僅置留守與今日南京奉陵廟備百官者殊例官門任其頽敝恐亦非國
家重根本意也

吳媪

王丹丘翁言吳交石尚書有姊老而寡居尚書之家媪能詩文一時卿大夫多與之酬咏或來詣尚書者值其它出輒請媪見與論議問近日有何篇什供茗而去當時士大夫風俗樸質如此曾不以爲異也尚書友愛甚篤摯爲南御史大夫所居在北門橋南嘗於橋上遇其兄蹢躅步行卽下輿扶攜而歸里中老

成人至今談之以爲盛德事而國史實錄亦謂公居家待昆弟有恩人皆稱之

螺磯

蕪湖江有螺磯磯有廟所祀者劉先主之孫夫人江上漁人言螺蓋老黿之類也癸丑某孝廉以訪友寓鳩茲偶游廟入寢殿熟觀其像賦詩有調謔語歸卧旅舍詰朝晝漏下數十刻不啟戶家人挾扉視之則死於榻矣陰精流輪霑汗席上疑爲物所魘而然古稱入祠廟者宜敬而遠之毋得瞻視謔浪觀此尤信

此與三水小牘所紀魯山縣女靈廟夏侯禎事頗相類彼爲神所招以友人正言責神而罷而孝廉乃罹其禍可異也

鄺生

鄺典者前京兆鄺公埜之裔也爲府學諸生齒且宿矣訓童子於大中橋尹氏夜臥館中有羣盜猝至扣主人門不啟粹鄺令呼以入鄺曰不可盜以刃迫之生大言曰吾受主人請教若子今乃爲若輩呼其門以劫之此豈復有人理邪汝殺則殺吾口不可開也

盜不得已掠生衣被而縛之至天明主人開門乃解其縛生素驚直今段遂能剛正乃爾若此生者余意學使宜旌異之以厲積俗

飲虹先生

李師文熙參議昊之子也舉進士爲南御史以上疏請誅劉瑾等逮下詔獄廷杖三十放歸瑾深銜之踰年又以舊牘中有熙名文致微過復傳旨於南京午門杖五十瑾誅後家居一十六年起官郡守至按察副使生平方嚴峭直人以爲難近顧司寇爲作墓志亦微見其意云時輩稱曰飲虹先生況其負氣而善藏也李家在新橋西故號飲虹飲虹舊橋名公與王辣齋徽顧橫涇璞皆號豁刻而王顧之清端李之能諫皆錚錚爲世偉人未易才也

司馬家婢

羊市橋下司馬家西虹侍御之後也萬曆丙午丁未間家有怪拋擲瓦石無虛日後復處處發火焚其門樓三間百計祈禳迄無驗客爲余言其狀余應之曰曾憶風俗通中老嫗事政與此類試語司馬君可密

客座書言
察家中男女當有人作此狡僮者母信爲鬼物也客
不謂然後一日司馬庶母有一婢忽裙帶中落取火
紙夾於地家人追問之始具吐實向之怪孽皆此婢
之爲也其家遂逐此婢婢去而家安矣語曰少所見
多所怪然哉

黃督學

督學黃公汝金別號翠巖才穎捷異常閱卷一目數
行俱下常以兩門役橫曳之手執筆遇佳者輒用筆
大抹門役亟以酒大白進爲引滿賞之遇惡文卽大
咤擲地上發案日凡所賞識與所黜斥口誦其文之
佳惡不遺一字人以爲神試童生日交卷隨閱定去
取有出院未抵寓者而案已發矣其敏而彊記亦一
時之雋也

仕路窄

胡象岡督學曾以事笞一吏吏北人也口稱仕路窄
仕路窄求免胡怒盡法決遣之後胡以事被逮詔
獄獄中供帳食物畢備胡心訝非獄所宜久之因問
執事校尉何以有此荅曰此吾獄吏意也胡心感甚

而不知其人事解訪此吏詰之曰君待我厚不啻骨肉不曉我何德于君而以此施我吏笑曰公忘之邪吏即仕路窄者也胡大感涕曰我一時執法笞君君不恨我我在獄中君不思釋憾於我反厚待我君誠高義足驅今古我為不知人矣遂與約為兄弟厚扶植之惜此吏忘其名

賞鑒 八則

賞鑒家以古法書名畫真蹟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壘又次之漢玉杯珎之類又次之宋之玉

器又次之窰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窰成化窰又次之永樂窰嘉靖窰又次之留都舊有金靜虛潤王尚文徽黃美之琳羅子文鳳嚴子寅賓胡懋禮汝嘉顧清甫源姚元白淞司馬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交時泰姚叙卿汝循何仲雅淳之或賞鑒或好事皆負雋聲黃與胡多書畫羅藏法書名畫金石遺刻至數千種何之文王鼎子父鼎最為名器它數公亦多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祕盈筥盡掩前輩伯時元章之餘風至是大為一煽矣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舊云在南京一質庫後入魏公家或云在王守溪相公公子處嘉靖中一貴人以重價購送嚴世蕃者乃時人崑山王彪從王公子處私臨本也世蕃喜甚裝潢人湯姓號北川者索賂不得指言其偽世蕃大怒卒以陷貴人云

顧東橋以尚書考滿入京分宜請其宴堂上掛吳小仙月明千里故人來圖公入堂甫揖罷昂首看之大聲曰此摹本也真蹟在吾鄉倪青溪家此畫甚佳當求其真者嚴爲色變

黃美之家有王維着色山水一卷又王維伏生授書圖一卷又出數軸皆唐畫也吳中都玄敬看畢吐舌曰生平未見

王維江天霽雪卷爲胡太史懋禮家藏後其子沒馮開之先生以數十金購之今尚在其長子驥子家慕而欲購者懸予其直且數百金矣胡又有宋榻黃庭經肥本最爲墨帖之冠今不知在何所金陵瑣事又記胡有蘭亭記

姚叙卿藏宋榻淳化閣帖紙墨光黠如漆而字肥後

爲其姻家鍾櫛所得。今不知歸何人手。

叙卿有山谷書法華經七卷。紙用澄心堂。光滑如鏡。價至七白金。叙卿沒後。曾有人持以質於余。余睹其字多杳拖疎慢。似非雙井筆也。後竟爲徽賈以重價購去。

王藩幕元耀。故富家子。善畫。家多畜古名畫。至數百軸。李成看碑圖爲最。所刻石帖名栗葉齋帖。皆三吳及金陵人書。

藏書

南都前輩多藏書之富者。司馬侍御泰羅太守鳳胡太史汝嘉尤號充棟。其後人不能守。遂多散軼。司馬家書目尤多。秘牒有東坡先生論語解鈔本四卷。其家數有鬱攸之變。此書亡矣。胡氏牙籤錦軸最爲珍異。而子孫式微。彫落市肆。尤爲人所惋歎。昔人言藏書八厄。水一也。火二也。鼠三也。蠹四也。收貯失所五也。塗抹無忌六也。遭庸妄人改竄七也。爲不肖子鬻賣八也。周吉甫言。里中謝家小兒喜聞裂書聲。乳媪日抱至書室。恣裂之。以招嘻笑。此當爲藏書九厄。乃

予又聞里中故家子有分書不計部數以爲不均每遇大部兄弟平分各得數冊者有藏書不度篋笥狼籍大米桶中或爲人踐踏者此其厄視梁元帝南唐黃保儀之焚毀又何如哉至若爲庸夫作枕頭爲村店糊壁格爲市肆覆醬甌爲婢媪夾鞋樣比於前厄差降一等其它如堆積不曉披閱收藏不解護持秘本恡惜不肯流傳新刻差訛不加讐校書之衆厄又有未易枚舉者矣

督學察院

督學察院在南門內舊爲

皇殿

武宗南幸時居

之後改爲學院公廨自耿恭簡公後中多妖異近臺李公寓其中一日月下與夫人閒步堂上忽庭中有小生員數十人各具巾袍拜舞於階前公與夫人大驚詫遂移居於會同館自後此院扃鑰甚固深藜宿莽白晝人亦無敢入矣頃年陳公懷雲來乃重爲創建一掃而更之移居其中遂無它事

元御史臺

弇州先生丞相府志言

太祖初下金陵爲吳王以

元御史臺爲中書省。且云不知御史臺何地。按太祖
祖爲吳王時居今舊內。而元之御史臺金陵志在古
御街東青溪之右。正今舊內地。夫旣以南臺建舊內
則所云以爲中書省者恐未的也。作大內後所建丞
相府不知在何處。今傳西華門內爲丞相。胡惟庸府
亦似未的。蓋自罷丞相革中書省爲六部。其衙門建
置又已大有更張。然不可攷矣。

金陵垣局

鄭端簡公謂金陵形勢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
留。顧司寇公亦言登幕府山望大江東去往而不反
爲之太息。考之地理家言以巒頭配天星。金陵江水
直朝射入。乃紫微垣局也。古記云中垣已。是帝王都
只是垣城氣多泄。偶與友人論此。謂江水衝射秦淮
西注。無應砂關瑣。故云。余曰。此言非也。鍾山自青龍
山至墳頭一斷。復起側行而向西南。而長江自西南
流向東北。所謂山逆水。水逆山。真天地自然交會之
應也。左邊隨龍之水。自方山旋繞向東。歷北又折而
向西入江。其入江之口。左則自橫山發支。由雲臺山

觀山獻花岩牛首大小石子埕至雨花臺穿城壕至鳳臺山北臨淮水而右則自鍾山龍廣山雞籠山起謝公墩冶城南止於淮而其外又自馬鞍山起四望山石頭城直繞南過冶城而護於外此兩帶山在外則逆江而上以收江水爲鍾山夾從內則逆鍾山內局之水直奔而南以收淮水垣局之固密如此何得言江水衝射無應砂關瑣邪所爲微有不足者以逆水而結氣力與中穿而落者稍覺有間而緣江翊衛終是單薄不若京師之雄壯而厚大耳卽二公之言均之未得其真也

王司寇

黃岩王公燠以大京兆遷南刑部侍郎時有土豪王冠者名繡二鷲人也家訾計累巨萬僮奴數千指善納交權貴人權貴人多與往還歲時餽餉燕會門之車馬弗絕也以是冠得恣橫犂牙里閤中人母敢忤視者而冠與方士赤肚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噉之或剝其骨以爲粉以是爲延年劑家畜妾十餘人孕將免輒以藥墮而如法餌之它所陰購而餌者

不知幾何人矣。事發權貴人爭爲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聽。卒據法引律凌遲處死。畿民大快之。公自爲京兆所行諸善政大者凡數十。此舉尤爲衆所稱。至今歌誦之。祠公於雨花臺北。公後官至南右都御史。以忤宰臣貴溪公歸。後數十年有陳侍御訪拿鄧玉堂之事。

陳侍御

嘉靖中一監生曰鄧玉堂。不知何許人家。復成橋旁。饒訾財交結諸貴人。相引爲聲勢。畜虎棍數十人。遇

江上賈舶至者。令其黨假充諸色人。給事賈人所或爲縫紉。或爲禱祠。因得賈人鄉里姓氏。與其祖父諸名字。寫僞券牒之。曰某年而祖父游金陵。負我金若干。賈人多錯愕不能辨。其黨又大言恫喝。或居間游說脅持之。往往如數償。間有識其詐者。輒鉤致於家。寘水牢中。其人悶絕。輒償所負以求解。有訟者請託抑其詞不行。或訟者反被重刑而去。南都莫可如何。御史荆州見吾陳公大賓至。稔知其惡狀。欲除之。恐其多奧援。乃先往投刺。致其報謁。比入卽令人褫巾。

服摔於庭具刑嚴鞫之俯首伏訊諸貴人以書爲請者盈門御史悉令投匭中獄旣具隨斃諸杖下所騙人田地房屋與強奪人妻女悉召原主給之至今長老言此猶以爲快其後數十年有李御史訪拿監生孫某之事

割肝

陳中丞金陵人物志於孝子之割肝剖心者得七人焉宋四人曰伊小乙溧水人也剖腹取肝以療母疾劉興祖表孝坊民也剖腹取心以療父疾愈而復作

又割腹取肝襍糜進之史思賢溧陽人也剖心以療母夏氏女割腹取肝以療母元一人曰顧童子保寧街人也母病童子年始十六割腹取肝襍粥以進母母卽甦翌日童子病又一日死明二人曰徐佛保江陰衛人黃阿回水軍左衛人皆割肝以療母偶與客語此因掇而記之

秋宇先生著述

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爲藩參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豔間亦

有閨閣之靡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今皆秘不傳所著女俠韋十一娘傳記程德瑜云云託以詬當事者也傳後傳聞蜀中某官暴卒心疑十一娘婢青霞之爲然某者好詭激飾名陰擠人而奪之位耳云云似有所指其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先生隸書師鍾元常草書師張伯英崔子玉常取三人書之在閣帖者從宋榻本手摹刻之較今所傳閣帖神檢殊勝張草中耳字長尺餘與閣帖異今此本在中州

黃螫南父子

吏部黃公甲字首卿螫南其晚而自號也因以名其集文多法漢魏及六朝詩上下今古頗饒獨詣高自矜許自負不減二陵所著獨鑒錄評詩文多前人所未發性好忤物居鄉與往還者不二三人晚與廖工部文光善數共觴咏一日廖規其集中有陣毯等語宜刪遂大詬罵絕之生四子皆負雋才伯祖儒有諫鳳鸞覺集仲戍儒螫南最器之蚤死有兢辰齋集叔方儒落魄廢其業亦有陌花軒小集曲巷詞餘調世嘲俗殊令人解頤也季復儒爲諸生見罷有振秀閣

稿少治王公嘗稱螫南詩如一領錦繡衣或間以麻
泉語似太過諸子雕龍競爽而名跡不著士論甚爲
惜之

文臣賜第

南都諸文臣得賜第者惟張文僖公憇菴一人而
已其孫僉憲恕草公行實曰公爲侍讀宅舍火疏于
朝曰臣有老母守節孤孀臣有幼弟居常侍母臣無
老母寧有今日母無幼弟曷罄餘年子母相依兄弟
無故叨承近侍自幸遭逢但臣有故廬近遭回祿臣

母與弟莫知所棲誠願乞休用圖終養庶幾屋烏遂
反哺之情危鳥免失巢之嘆疏上英廟惻然勅下
該部因查得太僕寺少卿鄧某有房一所總計若干
餘間坐落聚寶門裏鎮淮橋東見今空閑相應給與
益母暨弟一同居住奉聖旨准他工部知道

修志

陳魯南應京兆白公聘修志東橋先生與之書曰嚴
惟中袁州府志都玄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
國賢許州志各自起意例須取參訂璘收有長安舊

志一本惜不得到家檢奉子仁收天下志甚多想不
乏此作志不難正唯發凡起例爲難耳又本府若上
元之明道書院溧陽之水堰皆厚生正德大事須檢
尋遺蹟就請白公興復蓋百五十六年方遇明公一
舉若又空言無施不獲實惠賢者難遇幸勿失此機
會也又稅糧後當具供億一目查內府及諸司供億
近年與國初多寡之日庶仁者有憫惻之意此不
爲徒作也

尹山人

尹山人者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
牒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忘櫛
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關
卧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
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餉客麪近四十餘碗客
有戲尹者曰公能盡噉之乎曰能取而噉之盡無留
餘也孫某者接山人市中而賣瓜擔停焉某戲問曰
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卽買而饋之噉瓜立盡無
留餘也戶曹李員外遣僕上病疏一日辰刻尹於北

闕端門前見其僕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
午餐尹報李曰今日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後僕還
核問果合某御史嘗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尹登
大中橋觀月兩鼻垂涕尺許殆死矣何召御史笑曰
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就其
召已也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偃几晝睡寤而語魏國
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愕不信卽出袖中兩
橘畀之一貴人母敬事尹甚虔旣而所愛孫未冠病
瘵諸醫謝不可治邀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
爲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爾令置兩榻
相附昏夜縛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重尹鼓氣運
轉喉嚅嚅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熱遍體流汗
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
別授刀圭藥徐服而愈王文成公試禮闈落第卒業
南雍走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爾大聰明第
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堅
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勲業顯哉文
成悵然惋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僞誑世而以

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僞也敝衣跣而往謁隨衆稱老爺尊之張方危弁高坐側侍者肩摩張傲岸不爲尹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乃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道耶我一任爾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注悟真篇恐天下訕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參同契與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丘延歷度紀樞奧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姬易艮卦彖爻三教渾合之旨翩翩千百言衆驚異悚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遂於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言言則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衣鞋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獻所贈尹曰是豫料我將遙適也無何逆闔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尹至戍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彭輅論曰稽康謂神仙繇異稟受之自

容座齋詩 卷八 三十一
然非積學可企。然稟異者鮮不學也。又謂養生善調攝。上可千餘歲。次得數百年。夫歲以千計。則仙矣。彼仙者。豈遂彫三光。閱萬載無終極之期哉。入我明。僅傳張邈。邈冷子敬尹蓬頭三數公。一何寥寂也。張冷跡無可稽。而南都人能歷歷道尹遺事故。論著焉。

陳廣平

成化中五府都事卜馬翊者。與一方士游。方士以小幻術愚其子。子心豔之。謂爲真仙人也。歸亟稱於父。都事益信之。崇奉有加。至得出入卧內。都事家多美

妾。方士盡以呪法鉤而淫之。婦人苦其淫毒。訴於翊。翊告官爲理。聞諸朝。朝命檻車。遞至京。僇於市。國史亦載之。獄詞方士爲陳廣平。濟寧人也。挾它妖術。謀不軌。士大夫好與方士游。多冀其傳此法。不自知損德敗名者衆矣。矧又有意外不可言者。邪可爲深戒。

孔復

常檢校信爲余言。廖副憲家居時好道術。方士孔復者。以燒煉進。廖館於家。久之。語副憲曰。吾欲一行接

補法。公曷資我。與兼金。至豬市。倡家宿。倡婦與之。偶初覺異甚。久之轉畏其淫毒。號呼避之。復攫之。不可得。假母年四十餘矣。素以善淫稱。代與接。久亦趨避。而復固自若也。後倡婦病月餘。假母亦數日不能起。其陽能吹燈滅。且喻火酒。至二升餘。布於四肢。赤如血。已復出之。此真所謂采戰逆流邪僻不經之術也。而人多惑之。學其術。求狎舉噫。世豈有好色之神仙哉。

四羽士

余眼所見。與耳所聞。四羽士。皆三十年來游南都。與縉紳往還。灼灼有名者也。閭蓬頭。希言。嘗在弇州先生司馬署中。先生躬爲余言其亡甚異人者。且言初至。猶矯健。後稍弱。且泄瀉。不久。蛻於毛百戶家矣。先生爲其像。贊有曰。希言。希言。蓬頭蓬頭。吾能臆其名。與貌而不能詰其修。能睹其去而不能測其來。由能辨其爲散仙而不能定其品。與流。我不子。從子。不我留。呵呵。休休。似涉微諷。其後十餘年。閭弟子李徹。度者來。李曾止余亡第。周南所。其人瀟灑出塵。所教人。

在固後天之氣以養先天而已。人有行之者亦多效。太倉王相國晉江楊宗伯皆有傳。近年遂不復出游。止於黟歙間。嘗以清虛祕典寄余。大較亦用儔結之事。第與逆流者不同耳。李去未久。又有稱醒神子者。須髮如雪。幹偉而善飲。噉卿大夫多從之游。大司徒萊陽王公獨信以爲真。且曰。渠自言是王威寧。越嘗見威寧畫像。與其人類。意頗崇奉之。而葉宗伯李少宰郝大司馬三公一日同訪之。神樂觀其人。顛倒失度。三公謂是非有道氣象矣。頃年又有所謂彭仙翁者。何參岳公露極言其非恒人。面語余曰。據其詞翰。非科甲者不能爲其術。大端在積氣。而挾有黃白男女諸奇幻術。一時師之者。多以靈異自詫。不知其果真有所得否也。其人攜數妾而行。上河鈕氏嘗迎而館於家。鈕氏婦問其妾仙翁亦交會否。答以月必接。接而女卽病如斯而已矣。大都此四羽士。第其品閭。爲最。李次之。彭又次之。醒神子人言爲社日生。當可信。其品最下。不足信。獨怪士之風靡而走其門者。何也。嗟乎。以世間心漫求之。彼亦漫應之。卽旦暮遇猶

客座齋記 卷八
千里矣。世間那有揚州鶴哉。

白野先生

殷白野先生邁萬曆初以太僕卿里居。負重名。時江陵當國。有意引先生爲已助。操江都御史王篆江陵心腹也。過先生爲其致款款。且曰。公幸俞此言。暫出少却。當以大司馬推公矣。公默然不應。王要之甚苦。竟不出一語。久之。王曰。坐久矣。我饑。公幸有以啗我。公亦默然。王不釋而去。旣去。其子慶咎公何以不答。且家幸有缶。盡淋不留啜。而介介如此。公曰。江陵橫終當有禍。王非端人。何可與作緣也。後江陵推公禮部侍郎。掌南國子監事。會有小故。公遂力辭而罷。

侍御無茶具

邵侍御清爲鹽使者。忤劉瑾。被杖繫。追罰米若干石。瑾誅起官。至廣西。臬僉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敝廬以居。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竟不能具茗椀。林歎息而去。霍尚書韜嘗以所毀菴廟田若干畝餉公。公固辭不受。終身赤貧。嗚呼。真不媿厥名矣。

耳環投水

李公重字元任號遠菴舉正德辛未進士官至江西臬副居官清介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有耳環一雙任中置也公知之取而投諸水歸里歲餘偶見其僕臥內有朱油床一具問是官下物大怒力命僕載反原任乃已家徒四壁立溧陽史氏延先生教其子歲學俸八十金史念先生貧私以其俸爲置子錢比歲暮進之先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之不入囊也苗時返犢公可趾美矣呂涇野先生嘗云過白下見副使李公重雖未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其爲名流所慕如此

金陵學校

漢揚州刺史何武所至先卽學宮見諸生

光武時李忠爲丹陽郡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

吳景帝永安元年詔置學宮首立五經博士

晉建武初始立太學因王導戴邈之言

咸康二年立太學於秦淮水南

太元十年尚書令謝石復請興國學於太廟之南
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明年
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
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儒學在鍾山之麓草堂是也
玄學在雞籠山東史學文學並在耆闍寺側
二十七年罷國子學而其地猶名故學齊竟陵王良
開西邸延才俊遂命爲士林館在雞籠山
梁大同六年於臺城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南唐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

宋天聖七年丞相張士遜出爲太守奏建府學

景祐中陳執中徙學於府治之東南古浮橋之東北
紹興九年葉夢得因學兵燬更造

元集慶路學規模率倣前制

國初改國子學後建國學於覆舟雞鳴兩山之陽乃
以此爲應天府儒學

祠先賢

淳祐十年吳淵列祠先賢於府學與祀者二十六人

濂溪先生周文公

敦頤

明道先生程純公

顥

伊川先生程正公頤

晦庵先生朱文公熹

右四先生在大成殿東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

丞相呂文穆公蒙正

一拂先生鄭介公俠

通判楊忠襄公邦乂

丞相周文忠公必大

南軒先生張宣公栻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勉

壹是先生吳正肅公柔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德秀

右九位在大成殿西

太師魯國顏公真卿

丞相李文定公光

中書傳獻簡公珪

少保馬忠肅公光祖

樞密包孝肅公拯

尚書張忠定公詠

右六位在大成殿東

丞相趙忠簡公鼎

丞相張忠獻公浚

丞相呂忠穆公頤浩

丞相陳正獻公康伯

尚書黃公度

樞密忠肅劉公珙

樞密丘公密

右七位在大成殿西

青溪先賢祠

宋馬光祖建先賢祠堂一所在府學之東明道書院之西青溪之上自周漢而下與祀者四十一人各有讚攷金陵志祀者皆於此土有涉非泛然而已或生於斯或仕於斯或居且游於斯後閩士陳宗上制置姚希得書求增入蘇文忠子瞻且備列公游金陵賦咏之事謂位次當在程純公之下祠國初已毀萬曆丁未南少宰葉公因祠部郎葛君重建祠於普德寺後山而不聞其增祀文忠也其四十一人遺跡略志於後

吳太伯 初逃山中

范蠡 築越城石長于里

嚴光 結廬漂水縣

諸葛亮 往來說吳又勸孫權定都

張昭 宅在長干道北有張侯橋

周瑜 周郎橋在句容縣

是儀 字子羽宅在西明門

王祥 墓在江寧化城寺北

周處 子隱臺在鹿苑寺

王導 宅在烏衣巷

陶侃 事在石頭城

卞壺 廟在冶城南

謝安 宅在烏衣巷

謝玄 別墅在康樂坊廟在新橋西

王羲之 事見冶城樓

吳隱之 茅屋故基在城東

雷次宗 開館雞籠山

劉瓛 居檀橋

陶弘景

居茅山

蕭統

讀書臺在定林寺後

顏真卿

昇州刺史其家墓多在江寧

李白

往來金陵具載本集

孟郊

溧陽尉

李建勳

號鍾山翁

潘佑

見江南錄

曹彬

昇州行營統帥

張詠

知昇州再任

李及

昇州觀察推官

包拯

知江寧府

范純仁

江東運判

程顥

上元主簿

鄭俠

清涼寺有祠

楊時

嘗家溧陽

李光

宣撫使

張浚

留守都督

楊邦乂

知溧陽縣遷通判

虞允文

督府參謀

張栻

督府機宜文字

朱熹

江東轉運

吳柔勝

生于金陵

真德秀

江東運使

建康俗尚

隋志曰丹陽舊京所在人物繁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襍五方俗頗相類

顏氏家訓曰江東婦女畧無交游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

杜佑通典曰江寧古揚州地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爲盛今雖閭閻賤隸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沈立金陵記云其人士習王謝之遺風以文章取功名者甚衆

祥符圖經曰君子勤禮恭謹小人盡力耕植性好文學音辭清舉

顏介曰南方水上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與洛下耳

揚萬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之遺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弘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地大而才傑

游九言曰每愛金陵士風質厚尚氣前年攝行倖事日受訴牒不過百餘較劇郡纔十一爾爲吏爲兵者頗知自愛少徼狡之風工商負販亦罕聞巧僞

戚氏曰金陵山川渾深土壤平厚在宋建炎中絕城境爲墟來居者多汴洛力能遠遷鉅族仕家視東晉

至此又為一變。歲時禮節飲食市井負街謳歌尚傳。京城故事人物敦重質直罕翹巧浮偽庶民尚氣能勞力田遠賈舊稱陪都大鎮今清要之官內外通選人品倫鑒居東南先士重廉恥不競榮進氣習大率有近中原地當淮浙之衝談者謂有浙之華而不澆淮之淳而雅于斯得之矣。

顧璘字華

玉號東橋先

曾天縣人徙

南京宏治丙

辰進士歷

官至南京

刑部尚書

顧華玉尚書近言云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夷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鄙。得天地之靈懿焉。其教也乃或樂虛淫習侈豫無麻衣蟋蟀之風士緣以喪節也。

焦弱侯太史云金陵六代舊都文獻之淵藪也。高皇帝莫鼎于斯其顯謨大烈紀於石渠天祿彬彬備矣。以故寰宇推為輿區士林重其清議及夫餘風細故昔稱游麗辯論彈射臧否剖析豪釐擘肌分理者至今猶然。

南都詞林

楊勉永樂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刑部右侍郎張益永樂十三年庶吉士中書舍人官至侍讀學士參機

務劉江永樂十六年一甲二名編修乞便養改九江
 府學教授官至長史倪謙正統四年一甲三名官至
 南禮部尚書金紳景泰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至刑
 部右侍郎倪岳天順八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吏部尚
 書倪阜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布政使王
 韋弘治十八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太僕寺少卿景暘
 正德三年一甲二名官至中允陳沂正德九年庶吉
 士編修官至行太僕寺卿邢一鳳嘉靖二十年一甲
 三名官至參政張鐸嘉靖二十年庶吉士御史官至

僉事胡汝嘉嘉靖三十二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副使
 余孟麟萬曆二年一甲二名官至南國子監祭酒焦
 竑萬曆十七年一甲一名官修撰朱之蕃萬曆二十
 三年一甲一名官任南禮部右侍郎余小子起元萬
 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今任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
 上共十七人又句容劉濬永樂十年庶吉士官御史
 曹義永樂十三年庶吉士官編修官至南吏部尚書六
 合鄭猷永樂十三年庶吉士官檢討江浦張瑄景泰
 二年庶吉士官尚書莊景成化二年庶吉士官檢討官

起元姓顧
 字鄰初客
 座積語即
 此所著也

至南吏部郎中石淮成化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提學僉事溧陽潘楷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御史官至布政使溧水馬一龍嘉靖二十六年庶吉士檢討官至南子監司業溧陽史繼宸萬曆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至布政使句容孔貞時萬曆四十一年庶吉士以上共十人總一府共二十七人居鼎甲者八人陳中丞人物志載丁璿上元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今攷翰苑題名錄無璿名璿官至右副都御史舊京詞林志又載永樂二年庶吉士有王仲壽江寧人又永樂戊戌習譯庶吉士有莊約上元人

訢慕編

陳參岳鳳作訢慕編爲梁官保材張御史大夫琮周官保金顧司寇璘璘子嶼羅太守鳳金太守賢子大車附陳太僕沂景中允賜王太僕韋子逢元附邵僉憲清劉督府璽謝野全先生承舉任德徐九峯霖劉雨黃琳琳弟珍珍子炎杲許攝泉陞李鶴塘景星周巽齋文銓又續亡二人王少保以旂顧憲副璫周乃隱於醫者陳序曰如前十數公或以勛業著或以德

學稱或以節槩流。或以風雅侈譽。皆玄黃之精英。而鄉國之黼藻也。一藝之士如周子若而人。今也吾見亦罕矣。庸可使其無傳乎。嘉靖辛亥秋七月望書於大都逆旅。

許少張

姑蘇劉翰林。瑊嘗在清涼寺讀書。邀盛仲交同沈重。翼上環翠閣。劉以佯狂張藏。廼爲韻苦仲交。仲交走筆書壁。押張字云。任俠那誇許少張。事頗隱僻。按陶隱居許長史舊館壇碑云。長史汝南平輿人。漢靈帝

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諛。俠乃東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爲光祿勳。所言許相。正指曹瞞耳。諛俠似諛。佞之誤。此與仲交所用微異。又宋有許安世。著許少張集一卷。

吳八絕

孫吳時。吳有八絕。吳範以治歷數。知風氣。聞劉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趙達以治九宮。一算之術。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皇象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

間甚得其妙。嚴武字子卿，圍棋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孤城鄭嫗能相人。又晉陽秋有葛衡達天官，抱朴子言有葛仙公，多道術。景帝時有巫覡能視鬼，葛洪神仙傳言有介象，多方術。一代初興，奇人快士，風赴雲集，以供役使，故不可謂其怪迂也。我國初周顛仙，冷謙鐵冠道人，張三丰之類亦然。

鄉正

顧司寇近言鄉正篇曰：太宗伯童公軒擇地而蹈，擇言而言，吐辭濡翰，必軌其方。慎哉！愿乎參議王公，徽事君以忠行，已以義亢而不徇，困而彌貞，矯矯乎疆，毅君子矣。太僕李公應禎，氣直行廉，義有不合一介，不以取與人翰墨之精，譬諸銛戟利劍，掉以淮陰之雄，其鋒莫當矣。其介且有文者乎？通判陳公綱，愷悌宜民，死無餘藏，而故民懷思，冉冉有桐鄉之風，蓋古之遺愛也。

劉千戶

劉千戶蒼，字伯春，入武學，能讀孫吳諸家兵法，務行

長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君適不與乃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遺牒於途乃遠方人入糧戶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日一人號頓至且曰某家坐此死獄者五六月矣復失柰何其人出金帛謝不受子麟官尚書

周汝衡

周文銓字汝衡蘇人也徙家金陵以醫行汝衡資絕人見世工率習近世脉訣方書諸雜說不究本原卽見病莫知從來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衆習書獨取內經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初爲小兒醫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脉汝衡相與往來講究益歷閩域茂死病家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多與衆殊指知斯道深永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遇有故輒不赴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人不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弗言常語東橋先生曰醫者聖人之學也非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

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息。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氣。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彌。勝。命。脉。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於。未。形。體。微。發。慮。決。於。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專。氣。含。精。以。握。樞。機。汰。穢。葆。真。以。固。根。抵。疾。疾。不。作。神。乃。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冀。及。工。巧。之。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嗚。呼。上。真。指。微。矣。世。寥寥。誰。能。解。者。

客塵齋語卷八終

各業即如此其計始矣世寥寥請詣翰者

易業及工巧學之則豈也習不疑也下足以

自主畏世出於青軒夫軒望前上皆之詣事未



